

漫读周末

人间世

一封特殊的跨洋来信

郑拉脱维亚贝德高教授
洪勋老人因求学与授
四川绵阳84岁的与授

文羊城晚报记者 谢小婉

通讯员 李宁

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汉拉词典

三代人的接力坚守 社步对联坊：百年老字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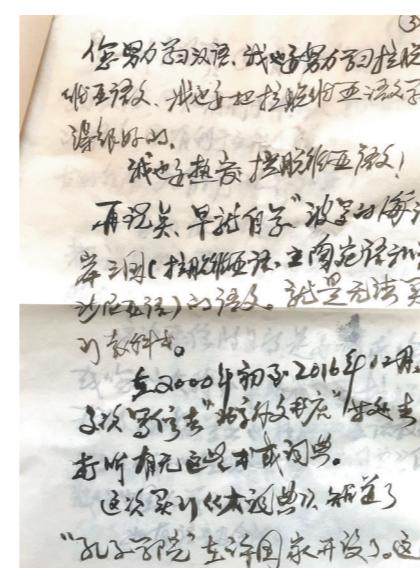
“入眼东西皆可对，萦怀今古自成联。”在肇庆市德庆县马圩镇社步村，一栋四层小楼的门楼张贴着这样一副对联。仔细看对联内容即可发现，它的上下联的最后一个字组成了“对联”一词，是典型的“雁足格”对联。这栋四层小楼，便是马圩村的社步对联坊。

小小的对联坊看似不起眼，却是经由冯家三代人传承的“百年老字号”。对联坊由冯燮涛的爷爷冯焕文创立，经由冯燮涛的父亲冯永烈和伯父冯永坚，再到冯燮涛这一代，祖孙三代接力坚守，让对联文化在社步村扎根生长。

三代人的传承 对联文化在村里扎根发芽

坚持学习书法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冯铃珍是书法班里为数不多的坚持下来的学生之一：她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学习书法，如今上高一时仍在学业之余坚持练习，去年还获得了县书法比赛的奖项。

对冯铃珍而言，学习书法不仅是一门技艺，也是一门磨炼心性的功课。“一支笔、一沓纸，就可以练一天，完全沉浸自己的世界里面。”如今的冯铃珍俨然成了家里的小老师。她不仅包揽了家里的春联，平时练字的时候，还会带着弟妹一起



2018年，郑洪勋寄给贝德高的信



2023年7月，唐静（左）带着贝德高的礼物见到郑洪勋（中）



2023年9月，贝德高收到由唐静带回的郑洪勋回礼

周末短评

儿童精神科爆满
孩子的“郁闷”
靠什么消解？

□罗志华

近几天，#开学一个
多月后儿童精神科爆满
的话题上了热搜。儿童
心理健康问题与开学
到底有无关系？自己的
孩子遇到心理问题，又
该如何应对？这些问题，
均引发了社会的广泛
关注与热议。

暑期学生心情放松，
开学后学习突然变得紧
张起来，“频道转换”太快，
孩子难以适应，容易诱发心理
与精神疾病，这是原
因之一。秋季是抑郁症等“情绪病”的高发时段，不仅儿童精神科爆满，很多医院成人精神科就诊人数也明显增多。“悲秋综合征”是导致儿童精神科患者增多的另一个原因。

除了儿童精神科就诊人
数不断上升，学生离家出走、自杀等事件时有发生，焦虑、失眠、行为
异常（如早恋、吸烟、酗酒、校园霸凌、网络成瘾）等心理问题导致不良现象更为常见。如何让孩子摆脱心理和精神疾病的困扰，值得社会认真思考。

若想为孩子的心
理减压，最直接的方式是为孩子减轻学业
负担，降低家长对孩
子的期望。尽管当前
为孩子减负的措施出
台不少，但真正落实仍
有较大的阻力，很多孩
子不得不每天做作业
到很晚，但却不得不按
照要求填调查表，或
将作业本藏起来以应
付检查。如何让减负真
正落到实处，是教育系
统需要突出化解的一
道难题。

除了教育减负，
做好医疗防护与诊疗，同样至关重要。
教育部曾印发《关于
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
理工作的通知》，明确
高校要面向本专科生
开设心理健康公共必修课，原则
上设置2个学分（32-36学时），中
小学则要将心理健康
教育课纳入校本课程。
老师、家长、学生等，只
有多了解心理健
康知识，才能让预
防有方、干预有度。

跨洋飞鸿

1957年，23岁的四川人郑洪勋，在当年的高考语文作文中写下自己的理想：我已初学英语、俄语、德语和法语，还要学习另外四种语言，争取成为精通八国外语的语言学家。

“我14岁时就想学语言，1951年就在城里买了一本俄语字典学习，后来还跟苏联人通过几年信。”郑洪勋讲述道，“但是因为自己条件不够，没法考进学校学习，我就自己学，像俄语就是我自学苦钻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哭出来的。”

工作后，郑洪勋睡在集体宿舍，十五六个人睡一屋，床挨着床。晚上看书时担心“影响别人，别人会不安逸”，郑洪勋就把空墨水瓶洗干净，装点汽油油灯上灯芯，拎着这点灯光，跑到外面露天田坝坡上的田埂坐着，一个人学习外语。“我学语言开心得很，这是我

的梦想。”郑洪勋提到，“我现在希望到100岁那年，我能掌握14种外语。”

这些年，在郑洪勋的努力下，他不断尝试掌握英语、俄语、阿拉伯语、德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、意大利语、希腊语等语种，甚至于“东南亚语里的越南、柬埔寨、老挝、泰国等国家语言，我都接触并学习”。采访过程中，郑洪勋时而说几句他国语言，证明自己努力不虚。

但多年来，郑洪勋一直有个遗憾。也是在1957年，这一年的四月份，郑洪勋买到一本中译本苏联小说《走向新岸》，小说描写了一个拉脱维亚家庭的故事，这引起他的浓厚兴趣，萌发了学习拉脱维亚语的念头。

要学习外语得先有教材，拉脱维亚语在国
内仍是小语种范畴，在之后长达61年的时间里，郑洪勋一直苦于找寻不到合适的汉拉词典。

“我早就开始自学波罗的海沿岸三国（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、立陶宛）的语，就是无法买到教科书。”郑洪勋说道，“我时常打听有无这些书或词典，还给商务印书馆、北京外文书店等写过订书单。”直到2018年9月，他终于在商务印书馆买到《汉语拉脱维亚语大词典》，把它作为学习拉脱维亚语的第一本教材。

在阅读了该词典的后记后，郑洪勋得知编写该词典的贝德高教授不仅是著名的汉学家，同时也是拉脱维亚大学孔子学院的拉方院长，他十分激动，于2018年11月19日写了一封信，还用拉语认真抄写了词典的后记，随信寄往千里之外的拉脱维亚大学。

信的第一句，便是“请教我学习拉脱维亚语！”

语言，但都没有得到回复，我真的没想到你们能来找我，十分感谢你们，我的心里现在终于有了落着。”

唐静也感到心里有了落着：“找之前还是有点害怕的，毕竟老人家那么大岁数，就怕没找到的那几年有什么变故，还好最终找到了，没让两位老人的心愿落空。”

由于两位老人家年事已高，相互沟通多有不便，但仍然不忘两人情谊。2023年7月，唐静休假回国前，贝德高特意在其新编的《精选拉脱维亚语汉语—汉语拉脱维亚语词典》和《唐诗选译》扉页上签名，叮嘱唐静一定要带给郑洪勋，传达他的敬意和谢意。

2023年9月22日，唐静为贝德高带回了郑洪勋的回礼。事先全商量过，但巧合的是，郑洪勋准备的回礼除了两个他亲手钩织的钩花枕套外，还有一本《全唐诗赏析》。如此缘分，或许冥冥之中，这段跨国情谊正应了唐诗里的那一句：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

翻开自己平日从报纸剪贴下来的好春联。

“当时也没认真思考要学好书法之类的，反正他写对联，我也帮个手。”冯燮涛笑道。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每到腊月，冯永烈便会设摊为村民手写春联。请人用几块木板头尾相接钉在一起，形成一张足以放下整副对联的长桌，一个春节能写一百几十副。写春联讲究吉祥喜庆，冯永烈通常在其编印的《通用帖式》里选用，或

自选家族。”为此，冯燮涛从2020年开始在对联坊开设书画班，教村里的孩子们学习书法、诗词对联。

村里开了书法班，让许多村民既惊讶，又好奇。“许多村民对书法只有敬仰，觉得这是非常高大上的艺术，没有真正地觉得‘我也可以写好书法’。”听说冯燮涛的书法班不收学费，不少村民便把孩子送来学习。他甚至不需要学生们自备纸笔，而是为他们准备了字帖和毛笔，

让他们蘸着水在字帖上练习笔画。

冯燮涛深知，学习书法的过程比较枯燥。为了给课堂增添趣味，他就在学生们疲乏时“变个花样”，在黑板上用同学们的姓氏描成“美术字体”，请同学们辨认，点燃气氛，课堂里的笑声不绝于耳。“我经常和同学们说，只要你自己努力了，书法一定能够进步，虽然不一定成为书法家，但在书写上肯定比一般人好。”

较调皮，让我帮忙疏导。”

社步对联坊不仅开设了书法班，还设立了涂鸦墙、阅览室。考虑到有些家庭没有电脑，他还增设宽带上网。为了防止网络沉迷，他每次都会了解清楚孩子们的上网需求，适当地控制他们的上网时间。

乡村孩子们平时的文娱活动并不丰富，于是社步对联坊成了孩子们的文娱活动中心。他还会和孩子们一起玩滚铁圈之类的游戏，“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，玩到天黑才回家。”冯燮涛笑着说。

